国家推荐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曹文轩大力推荐！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感恩◎改编

全彩青少版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全彩青少版

名家推荐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著 感恩◎改编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感恩改编．—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3
（名家推荐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463-2469-2

Ⅰ．①钢… Ⅱ．①奥… ②感… Ⅲ．①长篇小说－苏联－缩写本 Ⅳ．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3389 号

名家推荐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全彩青少版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www.jlpg.cn）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制　　作：日创图书（www.rzbook.com）
印　　刷：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15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4.80 元



樊发稼， 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1937年生，上海崇明县人。1957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原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出版有《儿童文学的春天》等11本评论集，《春雨的悄悄话》等40多本作品集，选集有《樊发稼儿童文学评论选》、《樊发稼作品选》等，作品和论著多次获全国大奖。曾任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评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评委会主任。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2006年曾先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埃及、法国。

导读

闪烁崇高理想主义光辉的长篇小说

苏联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青少年必读的文学读物。作品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曾是那个时期亿万年轻人奉为英雄楷模的学习榜样。书中如下一段话，被许多人抄录在本子上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因此，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才能够说，我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上最宝贵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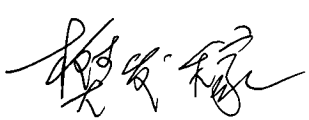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奥斯特洛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家境十分贫寒，只上了三年学，就开始干活谋生，13岁参加革命活动，投入对敌斗争，显示出他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得到了上级和同志们的赞扬。不久他就参加红军，奔赴前线同白匪军作战，在一次激战中，他浑身多处受伤，被迫离开队伍。伤势刚有好转，他就先是到一家铁路工厂当助理电机师，

后又自愿报名参加突击队，投入到修筑铁路的艰苦劳动。在工地上，他染上了伤寒，又患了风湿病，经常会处于昏迷状态。这场大病还未痊愈，他又积极参加在第伯聂河上抢捞木柴的紧张劳动。1929年，他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选择了文学创作。翌年，他以自己的战斗经历作为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1934年刚出版，就受到盛赞，获得了巨大成功。1934年，他被吸收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1935年底，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卓越贡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这个英雄人物形象，是一部描写新人成长历程和揭示新人优秀品质的闪烁着崇高理想主义光辉的长篇小说。小说刻画人物以叙事和描写为主，同时穿插内心独白、书信、日记、格言、警句等，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生动展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内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作品通过保尔·柯察金的成长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有在革命的艰难困苦中战胜敌人也战胜自己，只有将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创造出奇迹，才会成长为攻无不克的钢铁战士。当有人问作者为什么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为书名时，奥斯特洛夫斯基回答说：“钢是在烈火与骤冷中铸造而成的。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坚硬的，才能什么都不惧怕。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这样的斗争中、在艰苦的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面前不颓废。”正是这个书名，十分形象又深刻地概括了作家通过作品所要表达的极其丰富、耐人寻味的思想内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目录



第一部 峥嵘岁月

- 第一章 006
- 第二章 015
- 第三章 021
- 第四章 032
- 第五章 036
- 第六章 042
- 第七章 051
- 第八章 060
- 第九章 067



第二部 锤炼成钢

- 第一章 074
- 第二章 085
- 第三章 108
- 第四章 132
- 第五章 164
- 第六章 188
- 第七章 198
- 第八章 209
- 第九章 220

第一部 峥嵘岁月

第一章

“节前到我家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脸皮松弛，身穿法袍，颈上挂着沉甸甸十字架的胖神甫，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学生。六个学生应声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瓦西里神甫的两只小眼睛闪着凶光，在那凶光的扫视下，孩子们惊恐不安。

“你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神甫站起来，推开椅子，视线投向四个男孩子，径自走到他们面前，四个孩子早已挤成一团。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我们不会抽，神甫。”孩子们小声回答。

“混账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哪里来的啊？四个都不会抽吗？快点，把各自的口袋翻过来看看，听见没有？”

三个孩子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神甫仔细检查每个学生的口袋，什么也没找到，便把视线投向第四个孩子。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蓝裤子，膝盖上打着补丁。

“你是木头人啊？为什么站着不动？”

那孩子强压心头的恨意，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说完，他还摸了摸缝死的袋口。

“没有口袋，你搞这样一套！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糟蹋了面团吗？你以为学校舍不得你这好学生吗？上回是你妈妈来求情，才给

你机会的。这次，就没那么便宜了。你现在就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们都噤若寒蝉。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保尔·柯察金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天他们六人到神甫家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为复活节准备的面团里。

保尔坐在台阶上发愁，他在想：回家怎么和妈妈说呢？妈妈在税务官家里做厨娘，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她为她这个小儿子操碎了心，这下怎么跟她交代呢？想到妈妈，他泪水满眶。

“我现在该怎么做呢？都怪这该死的瓦西里神甫。我自己也是，往他家面团里撒什么烟末呢？都是谢廖沙出的馊主意，他倒没事，我却很有可能被赶出学校。”

保尔与瓦西里神甫早已不和。有一次，他和同学打架，老师罚他留校，不得回家吃饭，但又担心他在空教室胡闹，就把他送进高年级教室，安排他坐在后排。那天，高年级老师正讲天体知识，老师说地球已经诞生数百万年了，很多恒星也运行很久了。保尔听到这儿，惊讶极了，要不是怕挨骂，他早就站起来和老师说了：“您说的这些和《圣经》上的不一样。”

保尔的母亲是教徒，常给他讲《圣经》上的道理。他自己也信教，他坚信上帝不久前创造了世界。他能把新约、旧约和所有祈祷词都背得滚瓜烂熟，在《圣经》课上总得满分。他清楚地记得上帝在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保尔疑惑了，决定找机会问问瓦西里神甫，好弄个明白。等到上《圣经》课时，保尔举手了：“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的和《圣经》上的不一样，他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

他刚说到这里，神甫尖叫着打断了他：“你在胡说什么？混账东西，你是怎么学习《圣经》的？”没来得及分辩，瓦西里神甫已揪住他两只耳朵，把他的头撞向墙，撞得保尔鼻青脸肿，最后还把他推到了教室外的走廊上。回家后，妈妈也狠狠地责骂了保尔一顿。

第二天，妈妈找到瓦西里神甫，恳求他让保尔回学校。保尔对他



又恨又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任何人都不得侮辱他，他自然也不会忘掉神甫无端毒打过他，他不露声色地把仇恨埋在心底。随后瓦西里神甫多次侮辱他：往往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把他赶出教室，从来不关心他功课，罚他一连站几个星期的墙角。

往面团里撒烟末，谁也没看到，但神甫马上就猜出了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跑过来，围住了一声不响、愁眉苦脸的保尔。谢廖沙不好意思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又没有任何办法去帮助保尔。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在教员室窗口探出头，他猛然一开口，吓得保尔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他高声喊道："让柯察金马上来见我！"保尔只得忐忑不安地朝教员室走去。保尔最终被学校开除了。

母亲只得揪着心带着保尔，去求车站食堂老板给他碗饭吃。老板脸色苍白，双目灰暗，明显上了年纪。他瞥了保尔一眼。

"他几岁了？"

"十二岁。"母亲回答。

"让他留下吧，每月八个卢布。当班时，我管饭，干一天一夜，休息一天一夜，两人轮流。不过，可不准偷东西。"

"哪儿会呢，我担保他不偷任何东西。"母亲诚惶诚恐地保证。

"让他今天上工。"老板吩咐着，转身对旁边的一个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他顶替格里什卡，叫弗罗霞给他派活。"女招待放下切火腿的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带着他穿过餐室，走向通向洗刷间的旁门。保尔走在她后面。母亲赶紧跟上他们，小声嘱咐道："你可要好好干哪，保夫鲁沙，别给我丢脸！"

保尔母亲忧郁地送走儿子，然后很不放心地走向门口。

洗刷间里，工人们忙得不可开交。盘碟刀叉像一座小山一样堆积在桌子上，几个肩头搭着毛巾的女工，正忙着擦拭那堆小山。在两个大茶炉跟前，一个比保尔稍大的男孩正忙个不休，他有一头乱蓬蓬的红发。

大木盆里盛着洗餐具时所需的开水，整个屋子都笼罩在雾气腾腾中。新来的保尔，根本没有办法看清女工们的脸。他茫然无措，不知

道自己该干什么，甚至都不知道站在哪里才好。

济娜走到一个洗碗女工跟前，说：“弗罗霞，这是今天新来的小伙计，顶格里什卡的缺。你给他交代一下吧。”然后，回头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给保尔介绍：“她是这里的领班，你的工作，她会给你安排。”说完，她转身走出了洗刷间。

保尔轻轻应了济娜一声，然后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领班，等着她安排。弗罗霞擦了擦额头的汗水，上下打量了保尔一番，然后一边挽着滑下来的袖子，一边用十分悦耳的声音响亮地说：“你的活儿不太难，小朋友。你得一清早就烧开水锅子，一天都不能断了开水。烧锅所用的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由你管。大家活儿多的时候，你还要帮忙倒倒脏水、擦擦刀叉。这些活儿，累得够你出几身汗的。”保尔听出来了，她说的是重音总落在“a”上的科斯特罗马方言。这乡音，还有她红扑扑的脸、翘起的小鼻子，不禁让他有点高兴。

于是，他鼓足勇气，说道：“我现在该做些什么呢，阿姨？”

话音刚落，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弗罗霞本人笑得更厉害。保尔一下懵了，不知做错了什么。其实，弗罗霞只有十八岁。屋里蒸汽缭绕，他没法看清她的脸。

在女工们的笑声中，保尔感到很难为情，便转身问那红头发男孩。

男孩嬉皮笑脸说道：“我是临时帮忙的，还是去问你阿姨吧，她会告诉你的。”说完，转身朝厨房跑去。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帮他解了围：“你们笑什么？这孩子说什么笑话了？孩子，过来擦叉子。”说着，递给他一条毛巾，“一头用手拉紧，一头用牙咬住，把叉齿在毛巾上头来回蹭，一点脏东西也没有，才算干干净净。那些客人老爷们很挑剔，只要他们发现叉子上有一丁点脏东西，老板娘马上把你撵走，那样，咱们可就倒霉了。”

保尔不解：“这里的老板不是男的吗？什么老板娘？”

女工笑了：“今天是她不在。孩子，你干几天就会知道了。我们的老板说话不算数的，什么都得听他老婆的。”

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各自捧着一大摞用过的餐具，走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进来。其中一个，四方大脸，宽肩斜眼，他催促道：“加紧点干！你们还是这么磨磨蹭蹭，十二点的车马上就要到了。”

他看见了保尔，顺口问道：“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他用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新来的，你得烧好这两个大茶炉，不管什么时候要水，都得要有。现在已经灭了一个，没灭的也快没火星了。今天，你第一天上班，也就饶了你，要是你明天还敢这样，就等着吃耳刮子吧。明白吗？”

保尔一声不响地走向茶炉，他的劳动生涯就此拉开了序幕，他开始卖力地干活。他知道，这里不比在家里。在家里，他可不听母亲的话；在这里不行，他不想吃耳刮子。他马不停蹄地忙碌着，一会烘干湿毛巾；一会给锅添上劈柴；一会提起脏水桶，将脏水倒进外面的坑里……直到夜很深了，保尔才拖着疲乏的身子，朝下面的厨房走去。

保尔忙了一个通宵，筋疲力尽。早晨七点，一个脸又圆又胖的男孩来接班，脸上两只小眼睛，显得有些流气。保尔已将茶炉烧开。男孩一看，茶炉也烧开了，其他一切也都弄妥当了，便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用一种不容争辩的腔调说：“喂，饭桶，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保尔疑惑地问：“不是七点换班吗？干吗六点？”

男孩凶巴巴地说：“我不管别人，你就得六点来。你也不好好想想，刚来就想摆臭架子。要是你敢啰唆，我叫你脑袋上立马长个大疙瘩。”

男孩激怒了保尔。他本想狠狠揍他一顿，但他忍住了。他铁青着脸说：“明天我就七点来！你老实点，要说打架，我可不把你放在眼里，你想试试的话，我奉陪！”对手没料到会碰这么大的钉子，全然不知所措了，朝开水锅倒退了一步。

头一天总算平安过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保尔意识到谁也不能说他吃闲饭了，现在，他靠劳动吃饭了。

太阳已懒洋洋地升起来了。保尔很快就要到家了，那所小房子，位于列辛斯基庄园的后身。保尔到家门口时，他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见他回来，慌忙询问：“上工感觉怎么样？”

“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他，但他已经明白了。透过敞开的窗户，他看见哥哥阿尔焦姆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有点忐忑不安。

“昨天回来的，这回不走了，在机车库干活儿。”母亲自然高兴。

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背朝保尔坐在桌子边，听到保尔打开房门的声音，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浓黑眉毛下的两道目光，显得特别严厉：“英雄回来了？你可真够行的！”

保尔预感到，接下来的一场谈话对他准没个好。他有点怕阿尔焦姆，但他哥哥并没有打他。他坐在凳子上，胳膊支在桌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保尔：“这么说，你大学毕业了，各门学问都到手了，现在就去倒脏水了？”保尔听不出这话究竟是嘲讽还是蔑视。

保尔紧盯着一块破地板，在内心研究着冒出来的一个钉子头。阿尔焦姆从桌旁站起来，到厨房去了。保尔知道自己不会被揍了，松了一口气。喝茶时，阿尔焦姆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的情况。

阿尔焦姆挪开茶杯，对保尔说：“以前的事就算了，你以后可得小心，该干的都干好。要是你再从那儿给撵出来，我就叫你好看。我往后就在这儿干活，等你干上一年，我再求人让你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你现在年纪还小，得学一门手艺。妈再也不去伺候人了。你自己要好好做人，要争气。”说完，他站起来，把上衣穿上，然后对母亲说：“我出去办点事，大概个把钟头。”说完，他跨出了房门。从院子的窗前经过时，他对保尔说：“我给你带回来一双靴子，还有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保尔在食堂里辛苦干了两年，工钱从八个卢布涨到十个卢布。这两年来，他长高了不少，身体也更结实了。他经受了许多苦：在厨房烟熏火燎地打了半年下手。那个有权势的厨头常给他耳光，因为他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如果保尔不是特别能干活，早就被赶走了。

最忙时，保尔端着托盘，一会儿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一会儿又刻不容缓地从厨房跑上来。跑来跑去，脚不离地。夜里，两个餐

室消停下来时，堂倌们就聚在储藏室里大赌特赌。他知道，他们每人当一天一宿班，捞到的外快高达三四十个卢布，一次小费就是半个卢布、一个卢布的。他们拿着这些钱大吃大喝。保尔认为，他们和那些老板都一样，都是他的冤家对头。他憎恨他们。而任何一个女工，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把自己出卖给食堂里有权势的人，她们是干不长的。

弗罗霞因为被恶霸普罗霍尔欺负而离开食堂后，保尔就更加烦闷了。现在，一走进洗刷间，听到女工们的争吵叫骂，他就会产生空虚和孤独的感觉。夜间休息时，保尔蹲在炉门前，往炉膛里添劈柴，眯起眼睛，瞧着炉膛里的火。这时的洗刷间，只剩他一人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静得能听见炉子里发出的哔剥声和水龙头的滴水声。炉膛里的火时起时落，抖动着的火苗聚成一条长长的蓝色火舌。保尔一直觉得，应该有人在讥笑他、嘲弄他、朝他吐舌头。

新来的厨房小徒弟克利姆卡，把最后一只平底锅也擦得锃亮，放到架子上了。这时，值班厨师和女工们，都在更衣室睡了，厨房已没有别人了。克利姆卡总是在这个时候跑上来和保尔一起说说话，消磨时光。他们俩很要好！克利姆卡一上来，就看见保尔蹲在炉门前。

保尔好不容易才把视线从火苗上挪开，在他眼里，克利姆卡第一次看到了他无言的悲哀和忧郁的神情。

克利姆卡用胳膊支好身子后，问他的伙伴：“你今天怎么了？”

“你问我今天怎么了？我从来这儿的那天起，就一直不怎么的。你说说，这是个什么地方？我们像骆驼一样任劳任怨地干活，可我们得到什么了？谁高兴了还奖赏你几个嘴巴子。我们是来干活的，可随便哪个，只要他有劲，都能揍你。即使我们分身有术，也没办法伺候到每个人啊，只要有一个伺候不到，我们就得挨揍……”

克利姆卡吃惊地打断他的话：“别这么大声，当心被人听见。”

保尔站起来：“怕什么，听见就听见，反正我是要离开的，这儿简直就是地狱。这帮家伙除了是骗子，还是骗子。他们以为有钱，就能把我们当做畜生。他们对姑娘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是哪个标致点，但不肯服帖听话，马上就会被赶出去……”

“就说你吧，克利姆卡，他们打你，你总是不吭声。你为什么不吭声呢？”保尔神情疲惫，坐在桌旁的凳子上，用手托着头。克利姆卡往炉子里添了些劈柴后，也坐在桌旁。保尔告诉他，听说是因为搞政治，卖书的被宪兵抓走了。

“政治是什么呀？”

“鬼才知道呢！听别人说，谁要是反对沙皇，就是政治。”说完，保尔耸了耸肩。克利姆卡听后，吓得打了个冷战。

保尔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居然很快就离开了食堂，原因也完全在他意料之外。那是严寒一月的一天，保尔当完班，准备回家了，但接班人没来。保尔要回家，老板娘不放他走。他只得留下来，再干一班。夜深人静时，他已筋疲力尽了。但大家可以休息时，他还要灌满几口锅的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没有水，于是他让水龙头开着，倒在柴堆上歇会，没想到竟然睡着了。几分钟后，水龙头咕嘟咕嘟响了起来，来水了。水槽满了，溢出的水顺着瓷砖滴到地板上，可洗刷间这时是不会有人的。水漫过地板，流进了餐室，流到旅客们的行李下面……不一会儿，食堂就乱成了一团。

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正在另一个餐室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急忙跑了过来，几个正当班的堂倌也立即跑进了洗刷间。保尔还酣睡着，普罗霍尔径直朝他扑过来，拳头像雨点一样落在他头上。

早晨，阿尔焦姆皱着眉头，阴沉着脸，要求保尔告诉他事情的经过。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阿尔焦姆穿上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这天晚上，他没有从机车库回家。母亲打听到，阿尔焦姆被关进了宪兵队。六天后，他才回到家里。那天晚上，阿尔焦姆走到他跟前，深情地问道：“弟弟，怎么样？你好点了吗？”他在保尔床边坐下，接着说：“我已经帮你讲过了，你到发电厂去做工吧。在那儿，你还可以学门手艺。”

阿尔焦姆的大手，被保尔紧紧地握在手里。

第二章

“沙皇被推翻了！”这则令人不敢相信的消息，旋风般地刮进了这座小城。暴风雪中，一列火车爬进了车站，车上跳下来两个穿军大衣、背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戴红袖标的革命士兵。随即，车站上的宪兵、年老的上校和警备队长被逮捕了。

城里人开始相信消息是真的了。于是，几千人穿过街道，踏着积雪，涌到了广场上。一阵喧闹、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后，城里恢复了平静，只有在由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占据的市参议会大楼上空的那面红旗表明着所发生的变动。但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样。

1917年即将过去，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而言，什么变化都没有。只是在多雨的11月，许多陌生人出现在车站，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他们都拥有一个奇怪称号：布尔什维克。但是他们都要接受骑兵的刺刀或机枪的欢迎。

1918年春天的一天，在谢廖沙家玩了一阵后，三个好朋友跑出来，躺在柯察金家小园子的草地上。这时，公路上传来了马蹄声。许多人和车辆，从树林里和林务官家的房后转出来；公路近旁，有十五六个人骑着马，朝这边走来，马鞍上横放着枪。最前面的两个，一个是中年人，穿着保护色军装，上衣上别着红蝴蝶结，胸前挂着望远镜；另一个和他并排着走的，看上去很英武。

谢廖沙用胳膊肘捅了捅保尔：“瞧，我说什么来着？看见红蝴蝶结了吧，准是游击队。”他们越过栅栏，跳到大路上去了。

居民们纷纷涌上街头，目睹这支新开来的队伍。从石子路上隆隆驶过的，是队伍里唯一的一门大炮。架着机枪的马车也开过去了。直到队伍在市中心停下，分散到各家去住，他们三人才回家。

游击队把指挥部设在列辛斯基家里，当天晚上，四个人在指挥部开会：一个是队长布尔加科夫同志，是个已有了白发的中年人，另外三个是指挥部成员。经过一番讨论，他们决定“明天一早撤”，留下水兵朱

赫来在车站工作，并决定把本地存放的两万支步枪发给工人和老百姓。

第二天早晨，保尔从发电厂回家来，一路上他看到拿步枪的人越来越多，保尔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加快了步伐。在列辛斯基的庄园附近，他昨天在街上看到的那些人正准备出发。

保尔急忙去找谢廖沙，但他不在家，他的母亲看了保尔一眼，不满地说：“天刚亮时，他就出门了，鬼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说是什么地方在发枪，他准是在那儿。真拿你们没办法，比瓦罐才高两寸，也要跑去领枪……”

保尔早就一阵风似的跑了出去，拼命朝领枪地点跑去。他跑过两条街，碰见一个小男孩拖着两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保尔拦住他，问他从哪儿搞来的枪。“游击队在学校对面发枪呢，不过，全都拿光了，一支也没有了，只剩下一堆空箱子了。我一共拿了两支。”小男孩有些得意洋洋。

“你有一支，就够了，这支该是我的。”保尔用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说着，并上去抢小男孩的枪。小男孩气得要命，朝他直扑过去。保尔端起刺刀，后退一步，对孩子喊道：“快走开，当心刺刀！”

小男孩哭了起来，但又没办法，只好一边骂，一边转身跑开了。保尔心满意足地跑回家去，把弄来的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梁上。

那天晚上特别欢畅。在保尔家对面的木料堆上，一群年轻人高声说笑。“保尔！”阿尔焦姆的声音。

保尔收起正拉着的手风琴，穿过马路，朝家跑去。他一把推开房门，看见罗曼坐在桌子旁边，他是阿尔焦姆的同事，另外还有一个陌生人。阿尔焦姆对那个陌生人说：“他就是我弟弟。”陌生人向保尔伸出了一只粗大的手。这个陌生人叫朱赫来。

“是这样，保尔。”阿尔焦姆对弟弟说，“前几天，你不是说你们厂的电工病了吗？你明天去问问，看他们要不要雇一个内行人。要是行的话，你回来说一声。”

朱赫来插嘴说：“我明天跟他一块去。我自己跟老板谈吧。”

保尔说：“当然是要雇人了。因为电工斯坦科维奇生病了，今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